

九鹭非香

JULUFEI
XIANG 著

原名：「本王在此」
万字独家番外甜蜜首发

他是上古之神，是三界最清贵的存在，
也是她辗转反侧的心魔，是爱别离，是求不得。

与凤行

与凤行

一只陨落凡间的鸡凤凰
一个年纪很大清俊无双的上古神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與鳳行

与凤行

九鹭非香

JULUFEI
XIANG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凤行 / 九鹭非香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292-3

I. ①与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4719号

书 名 与凤行
作 者 九鹭非香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 策 划 王晓萌
责任 编 辑 姚 丽
文字 编 辑 王晓萌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253千字
印 张 20.5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,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292-3
定 价 35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8311448511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临渊阁

CONTENTS 目录【上】

- 楔 子 \ 001
- 第 一 章 作为一只秃毛鸡，沈璃压力很大 \ 003
- 第 二 章 高深莫测的凡人行云 \ 017
- 第 三 章 堂堂碧苍王为个凡人脸红了 \ 028
- 第 四 章 血色之夜的表白 \ 044
- 第 五 章 神君行止 \ 060
- 第 六 章 碧苍王的日常：吃饭，睡觉，打妖兽 \ 072
- 第 七 章 被唤醒的墟天渊封印 \ 080
- 第 八 章 花名远扬的拂容仙君 \ 095
- 第 九 章 揍他，打死了算我的 \ 109
- 第 十 章 回人间 \ 117
- 第 十 一 章 上古神君的烦恼 \ 128
- 第 十 二 章 醋意蚀骨 \ 145



临渊阁

CONTENTS
目录【下】

- 第十三章 今日一别，再难相见 \ 161
- 第十四章 沈璃，我不能喜欢你 \ 172
- 第十五章 百花宴 \ 184
- 第十六章 血流成河 \ 192
- 第十七章 三界之大，寻你不见 \ 204
- 第十八章 美绝人寰的东海渔夫 \ 213
- 第十九章 世上竟有比你还老的妖怪 \ 227
- 第二十章 春色无边 \ 246
- 第二十一章 一边是苍生，一边是你 \ 261
-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役 \ 277
- 终章 与子同归 \ 289
- 番外一 风来 \ 299
- 番外二 婚礼 \ 311





楔子

雷声沉闷，乌云之上气氛沉重。

“魔君有令，着碧苍王速与我等回宫！”

被金色发带高束起来的长发随风而舞，衣袂翻飞间，被唤为碧苍王的女子缓缓道：“本王不回。”她的束身黑袍上绣着牡丹，花色张扬，一如她的声色，有着女子少有的英气和魄力，“谁的令也没用。”

“如此，王上休怪我等得罪。”为首的灰衣男子手一挥，两道人影自他身后闪出。三人呈三角之势将沈璃围在其中。

“敢拦本王，有胆色。”沈璃眸光一凛，一柄银色长枪在掌心一转，枪刃划出银色弧度，杀气自周身澎湃而出，震荡衣角，“尽管来战！”

为首的男子与另一人互望一眼，显得有几分忌惮，而立在沈璃右后方的人却倏地拔剑出鞘，携着凌厉的攻势而去。“墨方休要冲动！”为首之人一声大喝，但哪还唤得住。沈璃眉一挑，手中银枪没半分犹豫地迎上前去，只听叮的一声，兵器相接的脆响挟带着激荡而出的法力撼动四方。

余下两人一咬牙，唯有提刀跟上，对沈璃形成围攻之势。

此三人任何一位都是魔界数得上名号的人，但与沈璃对敌仍觉吃力。可到底双拳不敌四手，沈璃又无法下狠手杀了他们，以致她法力虽强过三人，但在合围之中仍难免落了下风，不一会儿便露出破绽。墨方毫不留情地执剑刺去，竟是向

着她的心脏！

一人大喝：“墨方！不可伤王上性命！”

墨方不理，剑尖破开衣袍，扎入血肉，劲力大得径直将她的身体推出三人合围的阵势。沈璃大怒，“你小子出息！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兵！下得了狠手！”墨方不言，只是将身子微微一偏，在背后两人都看不见的角度，主动将颈项往沈璃的枪刃上一送，鲜血在空中飞溅。湿腻的血水之间，沈璃瞪大眼，不敢相信地问他：“作甚？想吓死本王？！”

“王上，墨方仅能助你至此，保重。”墨方声音低沉，言罢，他用尽全力推了沈璃一把。偏离了心脏的剑拔出，鲜血喷涌之际，沈璃的身体急速坠下云端。而伤重的墨方却被另外两人接住，他不知与他们说了什么，三人身影一闪，消失了踪影。

电闪雷鸣之中，沈璃明了，原来墨方是在帮她。或许他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她宁死也不愿回魔界地宫。

好小子！真不愧是她带过的兵，够义气！



第一章 作为一只秃毛鸡，沈璃压力很大

黑云压城城欲摧。云中雷霆滚滚，城中的人们皆足不出户，唯有城西一处普通民宅的主人推开后院的门。院中的修竹与藤架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，他的发丝与衣摆如同飘落的竹叶一样随风飞舞。

“天气变得糟糕了啊。”他仰望天空，见黑云之间有银光一闪而过，消失在城外山野，“有变数。”

第二日，行云身着青衣白裳走过热闹集市，嘈杂的买卖声中仿似有另一种声音在召唤着他，让他不由自主地脚步一顿。“卖鸡咯，肥鸡啊！”摊贩的噪音格外响亮。行云脚跟一转，往那方走去。

鸡笼之中，数十只鸡挤在里面，其中一只无毛的鸡格外醒目。只是它看起来精神极其不好，蔫头耷脑，一副快死了的模样。行云目不转睛地盯了它许久，然后笑道：“我要这只。”

摊贩应了一声，“哎，这只鸡太丑，要的话我给你算便宜点……”

“不用，”行云摸出钱放在摊贩手中，“它值这个价，卖便宜了它会不高兴。”

鸡还会不高兴？摊贩挠头目送他走远，转头摊开手掌一看，愣了片刻，忽然大喊道：“哎！公子你给的这些钱不够买那只肉鸡啊！哎！那位公子！哎！喂！哎呀！小浑蛋你给老子站住！你钱给少了！”

而行云早已不见了人影。

世界混沌一片，迷迷糊糊之中，沈璃看见满脸胡楂的粗壮猎人向自己走来。他毫不客气地将她拎住，奸恶一笑。

“狗胆包天的家伙！放开本王！”皮肤火辣辣地疼，她拼命挣扎，可还是被人从背后紧紧地扭住胳膊，绑住双腿，然后……

拔光了浑身的羽毛。

混账东西！有胆解开绳索与她一战，她定要戳瞎这没见识的凡人一双狗眼！

猛地从噩梦中惊醒，沈璃粗重地喘着气，缓了好一会儿，才在青草地上慢慢抬起头，左右一打量——这好似是哪户人家的后院，有用石子砌的小池塘，有刚发了嫩芽的葡萄藤，藤下还有一把竹制摇椅，一个男子懒懒地躺在上面。不是满身横肉的猎人，也不是一脸猥琐的鸡贩，而是一个青衣白裳的年轻男子。他闭着眼，任由透过葡萄藤的阳光斑驳地落他一身。

沈璃呆了一瞬。她不是没见过美男子，但拥有这般出尘气质的人天界也没几个吧……她转开目光，现在可没时间沉迷美色，沈璃知道若她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必定会被人发现，她得尽快离开。

“啊，起来了。”沈璃还没站起身来，便听见男子用带着初醒的沙哑嗓音道，“我还以为会死掉呢。”沈璃转过头看他，只见男子躺在摇椅上，连身子也没挪一下，侧头望着她一笑。他随手将手里的馒头屑往地上一撒，嘴里发出了逗鸡声，“咯咯哒。”

逗……逗鸡！

沈璃霎时僵住。她原身虽是凤凰，但自打出生便是人形，且衔上古神物碧海苍珠而生，自幼便极受关注。在她五百岁第一次立下战功之后魔君便封她为碧苍王，此后更是荣宠不断，放眼魔界谁敢轻慢她一句？今日……今日她这魔界一霸竟被个凡人当家禽调戏！简直是奇耻大辱！

沈璃咬牙想站起来，但不想墨方在她心口旁扎的那一剑竟是如此厉害，她躺在地上抽搐了好一阵，仍是动弹不得。愤恨之余她抬头一望，男子眉眼弯弯，又对她招了招手，“鸡来鸡来。”

来你大爷！沈璃暴怒，拼命往上一蹿，蹦跶起来，可扑腾了不到一尺的距离便狠狠摔在地上，尖喙着地，刚好戳在一块馒头屑上。

“莫急莫急，这儿还有。”男子说着，进屋拿了一个大馒头出来，在她面前蹲下，递到她嘴边，温和一笑，“给。”

谁要你施舍！沈璃恨得咬牙切齿，双眼一闭，用喙在地上戳了个洞，将脑袋

塞进去，恨不得把自己埋在里面死了算了。

男子盯着她光秃秃的头顶，唇角一勾，“不吃吗？那先洗个澡好了。”说着，将她两个翅膀一捏，拎起来便往池塘走去。

咦？什么情况……洗澡？谁说要洗澡了！混账东西！放开本王！只要你敢动本王一根毫毛！一根毫毛……

沈璃愣愣地望着池塘中映出的自己……真是一根毫毛，也没有了……

“洗澡咯。”还不等沈璃将自己的造型细细品味一番，男子突然手一甩，径直将她扔进池塘里。

一落下去沈璃便呛了几口水，求生的欲望让她不停地扑腾两只没毛的翅膀。男子见此情状，眉头一皱，苦恼地问道：“咦，你不会水吗？”

你见过会水的鸡吗！

重伤在身，没有法力，这般折腾了一会儿她已经撑不下去了。就在沈璃以为自己今日会被一个凡人玩死在手里的时候，一根竹竿横扫而来，忽地把她挑起，捞到池塘边上来。男子蹲下身，意思意思地按了按她光溜溜的胸脯，“保持呼吸，不要断气。”

湿漉漉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着，昏迷之前，沈璃目光死死地瞪着他——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！

眼瞅着沈璃两眼一翻晕死过去，男子淡淡一笑，戳了戳她光秃秃的脑门，“做人得礼貌，吾名行云，可不是什么家伙。”

沈璃再醒过来时已是第二日的清晨。透过晨曦，她瞅见那人正趴在池边掐馒头喂鱼。他好似喜欢极了这一池鱼，衣袖浸在水中也全然不知，侧脸在逆光之中竟有几分难以描绘的神圣。

神圣？一个凡人？

昨日的记忆铺天盖地而来，沈璃使劲儿眨了眨眼，甩掉眼中的迷蒙，换以戒备的眼神。

许是她这眼神过于专注灼人，行云倏地扭头瞥了她一眼，淡淡道：“我叫行云。”

沈璃一怔，却见行云拍了拍衣袍站起来，一边捶着麻掉脚，一边嘀咕着：“啊，该喝药了。”然后一瘸一拐地进了屋，姿态别扭得甚至有些滑稽。

沈璃觉得肯定是她之前眼神出了什么问题，这种人哪来的神圣出尘，他明明就……普通极了。

懒得继续在一个凡人身上花心思，沈璃动了动脑袋，试着站起身来。她本以为照着昨日的伤势来看，今次定然又是一番白费力气，然而这一试却新奇地发现自己经过那般折腾，体力竟恢复得比往常还快些。

沈璃没有细想，气息往体内探去，而后失望叹息，果然法力是不可能恢复得那么快的……不过这样也好，魔界的人探不出她的气息，一时半会儿想找到她也没那么容易。但依魔君的雷霆手段，不过是迟早的事，到时候她若还没恢复法力……

“咯咯哒，来。”

沈璃正想着，忽听得背后这声唤，她怒而转头，却见青衣白裳的男子坐在青石板阶上，向她递出了一个白面馒头，“吃饭了。”

沈璃心中冷哼一声，扭头不理，却恍然记起她昨日受的罪好似皆因“不肯吃饭”而起。她身子一僵，琢磨了半晌，终是一咬牙，梗着脖子极不情愿地迈着高傲的步伐走到男子跟前。

嗅到他身上淡淡的药香，沈璃这才仔细看了行云一眼，见他唇色隐隐泛乌，眼下略有黑影，乃是短寿之相。

甚好！沈璃心想，这凡人虽看到她许多丑模样，但好在命短，待死后轮回忘却所有，她依旧是光鲜的碧苍王，不会有任何污点。如此一想，她心一宽，伸脖子便啄了馒头一口。糯软的食物让沈璃双眼一亮，这……这馒头，不同寻常的好吃！

没等男子反应过来，沈璃张大嘴将馒头抢过，放在干净的青石板上便狼吞虎咽起来。

魔族不比天上那帮不吃不喝也不会死的神仙，他们和人一样，也需要食物。但沈璃素来只爱吃草，半点素也不沾，是以能让她吃馒头，着实不易。

将馒头屑也啄食干净，沈璃这才抬头看了行云一眼，却见他以手托腮，眸光轻柔，似笑非笑地望着她。其实这本是极正常的一个看宠物的眼神，但沈璃竟被瞧得心口一跳，她有些不自在地扭开了头。

魔族的文臣怕她，武将敬她，何曾有人敢这样看她？可心悸也只是一瞬，沈璃毕竟是一个见惯了风雨的王爷，她迅速拔出了心口里冒出的小芽，然后用光秃秃的鸡翅膀毫不客气地拍了拍行云膝盖，又用喙戳了戳刚才放馒头的地儿。

“嗯？还要一个？”行云一笑，“没了，今天只做了这么多。”

言罢他起身回屋，沈璃一愣，急急地跟着他走进屋子里去。真是放肆，竟妄想用一个馒头来打发她！说什么也得拿两个！

她跟在行云脚边追，可体力不济，光爬个门槛便喘个不停，唯有眼巴巴地望着行云拎上包袱走过前院，推门离去，只留下一句淡淡的“咯咯哒，好好看家，我卖完身就回来”。

混账！竟敢将她当看门狗使唤！等等……她愕然盯住掩门而去的身影，他刚才说卖……什么？

不等沈璃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一声细微的响动传进沈璃的耳中。

久经沙场的人何其敏感，沈璃当即转头望向传来声响的地方。只见一个布衣少女从院墙外探出个头来，左右一瞅，动作笨拙地爬上墙头，但骑在墙上后又不该怎么下来，最后急得没法，身子一偏，重重地摔了下来。

摔得结实，沈璃心想，这么笨还做贼，东西没偷到先把自己玩死。

那姑娘揉揉屁股站起来，径直往屋里走。沈璃悄悄退到暗处，却见布衣少女找出扫帚，沉默又利落地打扫起屋子来。待将地面收拾得差不多，她又拿起抹布擦桌子，然而擦着擦着，她的眼泪便开始啪啪地往下掉，最后竟趴在桌上大声哭了起来。

沈璃费了大力气才隐约听到她嘴里呜咽着什么“再也见不到了”之类的话。这约莫是喜欢行云的姑娘吧，沈璃心里正琢磨着，却见那姑娘哭够了，用抹布将落在桌子上的眼泪一抹，转身欲走。

与此同时，过于专心打量她的沈璃还没来得及找地方躲起来，两人便打了个照面。对视了片刻，姑娘径直冲她走来，边走边嘀咕：“行云哥真是，拔了毛的鸡怎么还放出来跑呢，可得赶紧炖了。”她一抹泪，“也算是给你做顿告别饭吧。”

谁要你多管闲事啊！沈璃闻言大惊，她现在法力全无，要真放进锅里一炖那还了得！她扭身就往屋外跑，姑娘也不甘示弱地拔腿就追，“哎呀，跑脏了不好洗！”

她愿意脏到死好吗！

沈璃体力不济，好在那姑娘动作也挺笨，一人一鸡便在院子里追逐起来。沈璃凭着一身格斗技巧险险避过了几次夺命手，然而始终无法完全甩脱那姑娘。她从没感到过这么难堪和绝望，她发誓！血誓！若今日果真被当鸡炖了，她必成厉鬼，杀上九重天，劈头盖脸地吐天帝一身血！若不是那通婚事，她岂会落到这个下场！

沈璃突然翅膀一痛，被布衣姑娘大力地拎了起来。

“哼，你这野鸡，看我不收拾你。”姑娘逮了沈璃便往厨房去。

沈璃几乎快把骨头挣断，还是被一路提着，摁到了案板上。这一刻，沈璃恍然忆起以往在战场上她对敌人刺出银枪之时，原来，弱者是这样的感受……

“唔，这是在做什么？”

男子平淡的声音在菜刀落案前蓦然响起。

沈璃猛地一扭头，在生死一线之间，青衣白裳的男子倚在门边，背后的光似在他身上镀上了一层慈悲的光晕……菜刀在沈璃的眼前落下，嵌入菜板中，也隔断了她的视线。

布衣姑娘一反方才凶悍的姿态，双手往后一背，扭捏地红了脸，“行云哥……我，唔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这个鸡拔了毛，再不炖就死了，到时候不好吃。”

沈璃连抽搐的力气都没有了，真如死了一般躺在菜板上。

“这只不能炖。”话音落下，沈璃被抱进一个温暖的怀里，淡淡的药香沁满了鼻腔，她竟觉得这味道好闻极了。

“啊……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我只是想临走前给你留个什么东西……”布衣姑娘手指在背后绞在一起，眼眶微微泛红，“我父母打算南下经商，我们明日便要启程，可能、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以后再也见不到行云哥……”

“唔，往日倒也没怎么见过你。”行云面色平淡。布衣姑娘眼中积满泪水，脸颊通红，“不是的！我每天都都能看到你！每天都看得见，悄悄地……”她声音颤抖，听得沈璃都心中不忍，不过是个痴儿。

“哎呀，那真是糟糕，我一次都没见过你，一次都没有哪。”

沈璃骇然地张开嘴，哑口无言，这是一个男人在这种时刻该说的话吗？

那姑娘果然变得脸色煞白。她捂住心口，神色惨淡，踉跄而去。

行云挥了挥手，“慢走。”紧接着便毫不留恋地一转身，将沈璃扔到一旁，挽起袖子道：“做饭吧。”

沈璃趴在地上，眼瞅着那姑娘走到门口仍旧依依不舍地回头张望，终是抹了把鼻涕，埋头而去。沈璃一声叹息，这姑娘笨是笨了点，但心是专一的，怎么就喜欢上了这么一个做皮肉生意又不解风情的男人呢？

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一静，“嗯？做什么生意？”

不是才卖完身回来吗？还能做什么生意。

沈璃心里刚答完这话，惊觉不对，她猛地扭头一望，行云正挑眉盯着她。沈璃讶异，他……他在和她说话？

“哎呀。”行云一愣，倏地摇头笑了起来，“一个不注意，就被你识破

了。”他蹲下身来，直视沈璃的眼睛，“我卖身怎么了？”

他真的在和她说话！

沈璃惊得浑身抽了三抽，难道说这家伙能读出她的心声？他早就知道，她不是鸡？那他其实一直在玩她对吗……

“没错。”行云眯眼笑，“在玩你。”

沈璃浑身一震，面对这么坦然的挑衅她一时竟愣住了。

“还有，吾名行云，好好称呼我的名字。另外，我卖身又如何？”

卖……卖身又如何？玩她又如何？这家伙把贞操和节操全都吃了吗？居然能这么淡定地说出这种话！

何方妖孽啊！

这夜月色溶溶，沈璃做了一个梦。梦中她恢复了人身，躺在葡萄架下，寒气伴着月光融进不着寸缕的肌肤，她忍不住抱住自己赤裸的手臂。一张薄毯适时地从天而降，盖在了她身上，随之而来的温暖和淡淡的药香让她忍不住翘了翘唇角，她拽住被子的边缘蹭了蹭，陷入更深的梦中。

帮沈璃盖上了被子，行云在她身边坐下，伸手拽住了她披散在地的黑色发丝，笑道：“倒是个不错的姑娘。”

三月天，夜犹长。公鸡报晓时天仍未亮，沈璃却猛地自梦中惊醒。她睁眼的一瞬发现自己竟不知什么时候被一块布罩了起来，不由大惊，莫不是魔君的乾坤袋将她擒了吧！

一阵慌乱的挣扎后，沈璃终于钻出薄毯，呼吸到了外界的空气。没有魔君，也不是追兵来了，她仍旧睡在葡萄架下，也仍旧还是没毛的野鸡模样。空气中露气正浓，有细微的声响从前院传来，沈璃戒备地往前院走去。

院门微开，沈璃偷偷将脑袋探出门缝，火把的光照亮巷陌，两辆马车停在巷里。昨日见到的布衣姑娘和她娘站在一起，家里的男丁正在往马车上装放东西，行云竟也在其中帮忙。待得东西都装放好后，诸人陆陆续续地上了车，只有那姑娘和她娘还站在外面。

“行云，你爹娘去得早，这些年虽为邻里，但我们也没能帮上你什么忙，现在想来很是愧疚。此去怕是再无法相见，你以后千万多多保重。”

“大娘放心，行云知道。”他笑着应了一句。中年女子似极为感怀，叹息一声，掩面上车，独留小姑娘与行云面对面站着。

小姑娘垂着头一言不发，火把跳跃的光芒映得她眼中一片潋滟。

“此时南行，定是遍野桃花。”行云望向巷陌的尽头，忽然轻声道，“我非良人。”这四字微沉，沈璃闻言，不禁抬眼去望他。行云逆光之中的侧颜带着令人心动的美，但他眼中却没有丝毫波动。不是无情，是真的生性寡淡。沈璃愣愣地打量着他，忽然觉得，这人或许比她想象中还要复杂很多。

那姑娘听罢这话，倏地眼眶一红，两滴清泪落下。她深深鞠躬道别，“行云哥，保重。”

这一去，再无归期，从此人生不相逢。沈璃一声喟叹，见行云目送马车行远，辘辘车轮声中……

辘辘车轮声中她跑路的声音就不会那么明显了，是吧？

沈璃眼眸倏地一亮，左右一张望，四下无人，只有行云仍在目送旧邻。沈璃挤出门缝，向着小巷延伸的方向发足狂奔而去。

沈璃一口气奔至街上，此时大街上已有小贩摆出了早点，沈璃往后一望，没见行云跟来，她长舒一口气。这个行云太过神秘，听得懂她说话，但却半点也不害怕她，她现在重伤在身，又要躲避魔界追兵，实在没有精神与他磨。等等……重伤在身？沈璃奇怪地抬了抬翅膀，她哪来的力气支撑她这一路狂奔的？

仔细一想，好似昨日早上醒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体力恢复得极快。难不成是那个行云对她做了什么，还是吃的东西有问题？想起那个好吃得不正常的馒头，沈璃不自觉地伸了伸脖子，咽了口唾沫。

“哪来的怪鸡！”背后忽然传来一个汉子的粗声，“跑到道中央来，是要我提了去打牙祭吗？”

沈璃一扭头，看见背后的彪形大汉正伸了手要拽她翅膀，有了昨天的经验，她岂会那么容易被人捉住。沈璃当即脖子一扭，狠劲儿啄了下去。大汉痛呼一声，抽回手，怒道：“看我不折了你脖子！”

沈璃身形一闪，往街旁摊贩的桌下钻去。大汉怒而追来，撞翻了小摊，摊贩不依，与他吵闹起来，沈璃趁此机会在各个小摊下快速穿梭。前方被木板挡了路，她不过停了一瞬，脖子便被捏住，然后整个身子都被提了起来。“别吵啦别吵啦，这只鸡在这里。”另一个小贩拎着沈璃便往那方走去。

沈璃憋了一口气，爪子一抬，在那人的手背上划下三道血痕。“啊！好野的肉鸡！”那人吃痛，倏地松手。沈璃掉在地上，哪还有工夫理他的喝骂，就地一滚，箭一般地拐进一条小巷中，直到身后没人追来她才停下来，趴在地上喘气。

做一只凡鸡，真是太不容易了……

她正想着，背后的院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一盆夹带着泥沙和菜叶的水哗地泼了她满身，“今天街上好热闹啊。”女人的声音响起。沈璃感受到烂菜叶从自己头顶上滑下，啪嗒一声掉在地上，她愕然中带着即将喷发而出的愤怒，慢慢扭头望向背后的年轻妇人。

真是……放肆！

两只眼睛对上妇人的眼瞳，高度差让沈璃倏地反应过来自己如今的身份，结合昨日与今日的遭遇，沈璃心中刚道一声糟糕便被妇人拎住了翅膀，“谁家养的鸡啊？这毛都拔了怎么还放出来？”

沈璃蹬腿，死命挣扎，却见一个男人从家里走了出来，“隔壁没人养鸡啊，不知从哪儿跑来的，就炖了吧，正好今天活儿多，晚上回来补补。”

炖你大爷！沈璃怒得想骂天，不要一看到鸡就想吃好吗！好歹是条命，怎么人人都说得这么轻巧！

男人理了理衣服要出门，妇人将他送到门口，出门前男人伸手理了理妇人鬓角的碎发，“娘子今日又该辛苦了。”

妇人脸一红，手一松，沈璃抓住机会回头咬了她一口，妇人一声惊呼，沈璃挣脱束缚落在地上，然后玩命地往外奔逃而去，留那夫妇俩继续情意绵绵。

一路奔逃，直至午时，行至城郊，沈璃至少遇见了十个要捉了她吃掉的家伙。她实在跑不动了，又累又饿，一屁股坐在河边草地上，脑袋耷在河里喝了两口水，然后静静望着阴云密布的天空，眼瞅着一场春雨就要降下。

“你想玩死我吧？”她这样问苍天。

春雷响动，雨点淅淅沥沥地落下，沈璃费力地撑起身子，想去找个避雨的地方。一转头，却见那个青衣白裳的男子背着背篓站在河堤岸上。四目相接，沈璃一时间竟情不自禁地有些感动，就像在十八层地狱走过一遭，恍然又见到了阳光下的小黄花那般被抚慰了心灵。尽管堤上那人远胜小黄花，尽管这一人一鸡的对视让画面不大唯美。

隔着越发朦胧的雨幕，行云盯了一身尘土的沈璃许久，倏地笑了起来。

这……这绝对是嘲笑！

“笨鸡。”行云如是嘀咕着，却从背后的篓子里拿出了一把油纸伞，撑开，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向沈璃走来。沈璃已无力逃跑，也无心逃跑了。虽不知这行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但对现在的沈璃来说，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被炖了，在行云这里，她好歹死前能吃顿好的。

油纸伞在头顶撑出一片晴朗，“咯咯哒，我还以为你跑了就不会回来，原

来，你竟是在这里等我归家吗？”沈璃耷拉着脑袋不理他。行云不嫌脏地将她拎起来放进自己的背篓里，“你还真是好本事，区区半天时间竟能将自己弄得如此狼狈。”

“咯！”走你的路吧！沈璃忍不住呵斥道，“咯！”废话真多！

行云闷笑，不再开口。一把纸伞将雨水全部遮挡在外，没有一滴落在沈璃光溜溜的身上。

累了大半天，沈璃没一会儿就在背篓里睡着了，然而没睡多久便被一股凉意唤醒，她下意识地浑身一抽，爪子一伸，张嘴就要咬人。

“你这肉鸡好生彪悍。”行云拿着瓢微微往后退了一步。

沈璃甩了甩两个肉翅上的水，戒备地瞪着他，“作甚？”

“能作甚？”行云笑着问她，“你脏得和土里刚挖出来的东西没两样，我把你和它们都洗洗干净。不然，你还是比较喜欢去池塘戏水？”

沈璃往旁边一瞅，发现自己正与一堆野山参待在大木盆里。她用爪子刨了刨土疙瘩一样的山参，行云一把抓住她的爪子，“轻点，破了相卖不上价。”

“你……卖的是这种参？”

行云用丝瓜网搓了搓她的爪子，洗干净后又抓起另外一只，听到这话，他动作一顿，笑咪咪地望着沈璃，“不然是哪种？”

过近的距离让沈璃心跳倏地漏了一拍。看着行云唇边的笑容，一时竟有种被调戏了的感觉。碧苍王恼羞成怒，大喝一声：“放肆！”尖喙往前一伸，啄在行云的鼻尖上。行云毫无防备，被戳得往后一仰，退了好几步才稳住身子，捂着鼻子好半天没抬起头来。

沈璃心中本还存着一股怒气，但见行云一直垂着头，她又琢磨着是不是自己下嘴重了，要把他戳出个好歹来该如何是好？而且……他要是对付现在的自己……沈璃默然。

正茫然之际，行云的肩却微微颤动起来。沈璃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竟听他笑出了声来。沈璃越发愕然，她的喙有毒吗？这是把他啄傻了？

行云放下手，顶着红肿的鼻头，不怕死地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脑袋，“好功夫啊。”他半点不气，拿了丝瓜网继续在一旁刷山参。

沈璃奇怪地在木盆里坐下，第一次这么看不懂一个人……

“笨鸡。”沈璃闻声抬头，一团湿答答的泥团啪地甩了她一脸。泥沙顺脸流下，钻进嘴里，沈璃咳得在盆里打滚。

行云继续坦然地洗山参。